

“哈你爱情”读本

# 给爱一个机会

吕如中@著

请来的  
永远是美丽的  
不及你温柔的回忆深埋心底  
像午夜的月光一样皎洁  
飘香幽草  
等待有情人分享  
这份甜蜜的青春秘密



東方出版社



# 自序

／  
吕如中

## 给个机会

自从我在民国八十六年即1996年11月出了第一本书，转眼已6年。

当年我还是一位电台业务部的创意人员，写着唱片宣传的文案，搭配音乐朗读，慢慢建立自己的人气。

一位计程车司机听了觉得感动，和背后的乘客聊了起来：

“这个男声叫RADIO BOY，连名字也没有，你听他念自己写的小故事多有感情，我甚至觉得这些广告比节目还好听。”

那名乘客刚好是出版社总编，因此我有了首部抒情极短篇问世。

机会难得，往往在不知不觉中，抓住了，或擦身而过。

有时需要自己创造，我能担任广播节目主持人，便是厚着脸皮一再毛遂自荐，才终于有机会在麦克风前圆梦。

有时需要贵人，刚出道时因制作单位安排，成为“于美人”的助手，日后才有机会让她指名搭档“美的世界”，也才有这半年陆续的电视通告。

有时需要口碑，我的很多场活动主持多是互

# 自序

2

吕如中

相介绍而来，客户大部分不知道我是谁，但只要给我一次表现机会，他们皆愿意再往下给我10次机会。

有时要烧好香，祖上积德，明明不再写故事了，却还有机会碰上极欣赏我的“春天”的韩先生，在这样不景气的出版市场，坚持“只要好书就不怕”，出了这一本《给爱一个机会》。

我要的，只是一个机会。

截至目前出的那8本书，都保持稳定却不狂卖的销量，出版社要我多尝试各种文体的可能性，我却始终记得自己是个说故事的人，在小小的声音盒子内分享听众的生活，在电视里举着亲友的例子，在作品中描写有情人的体悟……

直到去年夏天，某家新报社向我邀稿，写出身为广播人的观察，于是再度在“纸面”上拥有说故事的机会——

## 帝女花

踏上公车那一刻，所有乘客都在看她。

她穿了一身紫红皮衣，不是真皮，因为不识大体的衣袖透露塑料胶的痕迹。

肩带绕过白晰的背脊，刻意裹住她细长的颈项，搭配电影《黑色追缉令》的乌玛·瑟曼头，仿



# 自序

3

吕如中

佛花托般拱起一朵娇艳的蘑菇。

胸前性感的心型镂空，挤出一道男人渴望纵身一跃的深陷乳沟。

翘且结实的臀部，修饰了微粗的腰围；雕花的丝袜，偏偏踩着一双出乎意外的平底鞋。

也对，少说175公分的亭亭玉立，对女孩子而言，已算高处不胜寒。

“哇，现在在卖的条件都不差耶。”

“拜托，看也知道是假的好不好！头发假的，胸部假的，屁股也是假的！”

我对身后的女学生这样惟恐天下不乱的贱嘴感到不可思议，眼前的紫红皮衣女已匆匆下车，走进台北的行天宫。

从车上俯视她的脸庞，除了几颗青春痘，五官清秀却略带忧郁气质。

难免吧，平白走在大街上，没有人不对她品头论足一番，为难她的，通常是女人。

祈求平安、健康、幸福、快乐，可能还得多向关圣帝君要一些“公平”。

她的人生路势必辛苦一些，而我始终看得出来她其实是个男的。

忽然好想念说故事的感觉！

小学一年级起，就喜欢上台说故事给其他小朋友听，但小时候哪记得几个故事，又喜欢台下盯着我

# 自序

4

吕如中

高呼“原来是这样呀”的感觉，于是我开始编。

从笑话编到鬼话连篇，从“很久很久以前”扯到“我听我姊说”，每一则均活灵活现。

于是着手整理电脑里的文章，有些已是3年前的，自首至尾修正一遍，渴望我的“故事”继续打动所有读者。

很多人问我是不是偏爱“分离”的故事？

不尽然，对我而言，“分离”是手段，读者更珍惜“现在相聚时刻”的写作技巧。

（她），因为“得不到”，所以最想念；是否总为“错过的”牵肠挂肚，握在手掌心的反而不痛不痒？

年轻的时候，一个无伤大雅的玩笑搞到分手，一句无心的口角也能恩断义绝，分手的当下变得没有重量，却在午夜梦回频频回首悔恨！

不该这样过日子。

因此创作了以下故事，是爱情、亲情、友情与缘分。即使过程难免起起伏伏、跌跌撞撞，但给了它们一个有阳光、有希望的开放式的结尾，虽不一定圆满，或许这才是转机与新生。

故事怎么往下走，期许你给它一条活路，呼吸，欢笑，收割。

给我一个机会。

也给你自己一个机会。

# 目 录

content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|
| 自 序 / 1              |
| 台北紫玫瑰 / 1            |
| 月亮喜帖 / 6             |
| Ami, Ami, 你去了哪里 / 10 |
| 我妹妹 / 18             |
| 圆圈 / 22              |
| 部分 / 28              |
| 外婆的眼泪 / 32           |
| 7 年 / 35             |
| 感受 / 40              |
| 忘记 / 45              |
| 笑一笑 / 49             |
| 人生驿站 / 54            |
| 哥儿们 / 58             |
| 不知名与知名 / 61          |
| 还早 / 65              |
| 和父亲一起喝酒 / 69         |
| 回信 / 72              |
| 因为你在这里 / 77          |
| 因为你在这里 / 81          |
| 三角形 / 84             |
| 祈祷问答 / 88            |
| 口哨 / 92              |
| 未了 / 96              |
| 前香在 / 101            |
| 高曝光 / 107            |
| 醋海生波 / 110           |
| 当她的手已成往事 / 115       |





# 目 录

## content



- 哭墙二十 / 119
- 最恨 / 122
- 丽贞在 1937 / 126
- 贫贱夫妻 / 132
- 情戏拖棚 / 135
- 牙刻 / 140
- 伦敦大桥垮下来 / 144
- 绝配 / 148
- 缘起缘灭 / 154
- 伞 / 157
- 再见一面 / 161
- 哑 / 166
- 明月手足 / 170
- 水梦 / 173
- “背多分”戒指 / 178
- 透明人 / 183
- 同声共气 / 188
- 落水狗 / 193
- 一面之缘 / 196
- 反波西米亚的红裙子 / 202
- 棕眼海豚 / 207
- 世代骨肉 / 212
- 转机 / 216
- 好短 / 220
- 还童 / 223
- 长官, 晚安 / 228

# T 台北紫玫瑰 Zī ai bei Mei gui



“今天要唱的这首歌是纪念当时一位解救我的妹妹，我不知道她的名字，可是我发现我的袋子里有些压扁的花瓣和泥巴，所以这首歌叫做……《台北紫玫瑰》……”



上上个月参加A4在西门町的签唱会，太阳很大，人很多。

A4才刚出场，便场面失控，签唱会被迫取消，A4快速离去。

我连A4的脸都没看到，就被人潮推到舞台后面的速食店，等我终于呼吸到新鲜空气时，才发现膝盖瘀青了。

最重要的，我为A4准备的一束紫玫瑰，已被挤得扁碎凋零。

紫玫瑰是我自己种的。

妈妈在阳台种了很多白玫瑰，我在其中一盆浇灌紫色墨水，花瓣就被染成深紫色勾边，吐露渐层的花蕊。

日子一天一天过去，我一有空就在家看A4的VCD，爸妈要我陪他们出门走走，我嫌热，哥却骂我走火入魔，我觉得他在中午12点跑去打篮球才叫走火入魔！

不管，只有A4了解我的心，希望他们在台中的签唱会不要取消，这次我一定要亲眼见到他本人。

某天下午我带狗狗出去便便，也许狗狗心情也不好，怎么便都便不出来，我就站在骑楼下无聊地等待，口中哼着A4的歌曲……

忽然，一辆红色跑车冲进我们家巷口，车速太快，差一点压到狗狗。

我瞪了车上的女驾驶一眼，前座车门突然打开来，溜出一位黑衣人，直接冲到防火巷后躲避，女驾驶把车迅速开走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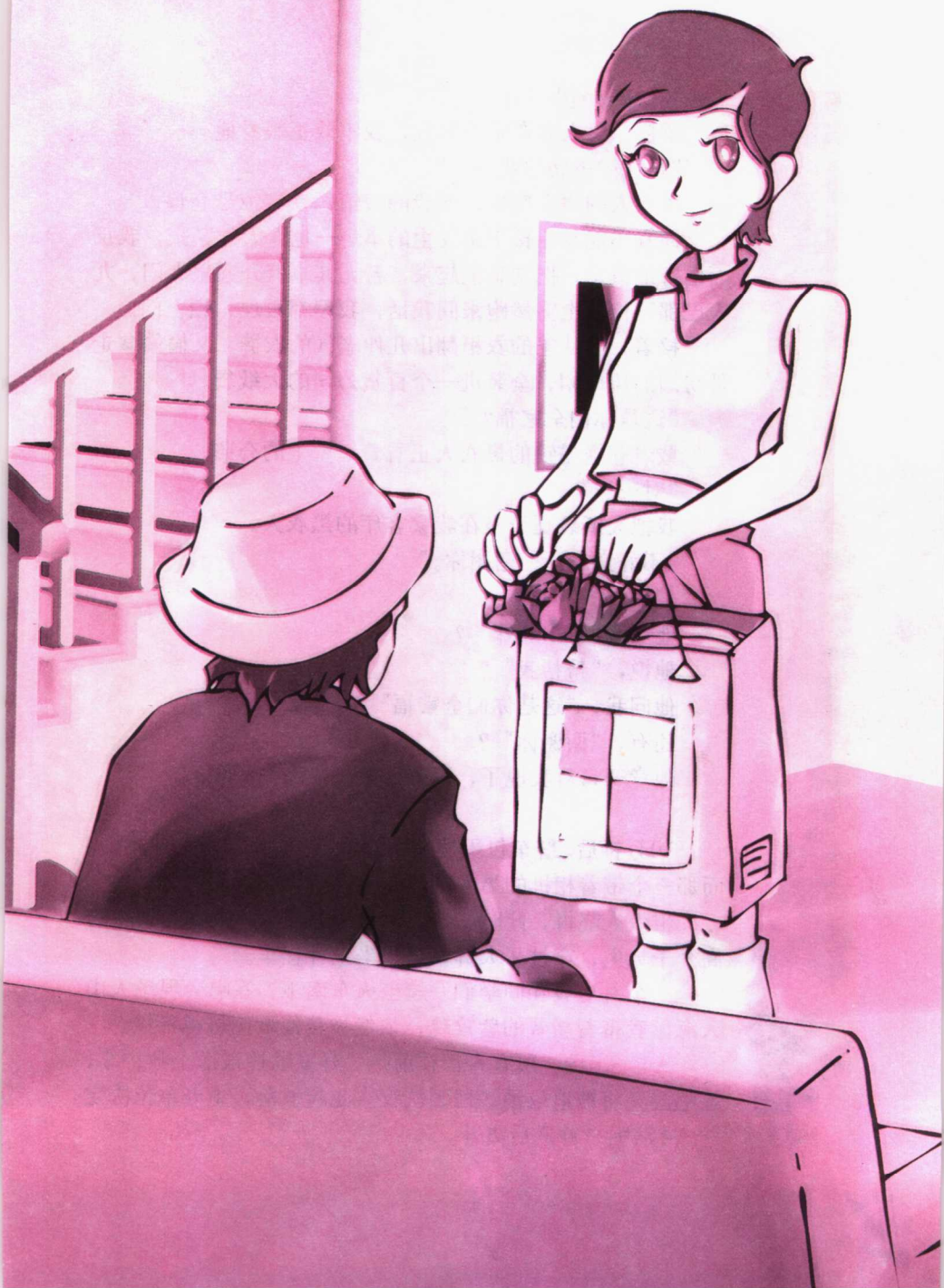
我心中不免一阵好笑，因为前面根本没有路。

那辆跑车只好倒车，没想到后面追来一辆“九人巴”，和那辆红色跑车对个正着！红色跑车发出令人头皮发麻的催油声，硬是钻过九人巴扬长而去！

邻居全探出头来围观，九人巴下来三位带着大型相机的人，他们的车灯被跑车撞烂，我想警察马上就会来处理了。

而我被这一幕追车吓得双腿不听使唤，钉在原地始终无法走开。







“妹妹……小妹妹……”

糟糕，黑衣人在暗处叫我，我不敢正眼看他……

“拜托……帮帮我……”

黑衣人的声音颤抖，而我的表情，铁定惊恐仓惶。

简直不能相信接下来发生的事——也许太过紧张，我反而出奇地镇定，把狗狗抱起来，若无其事打开家里大门，九人巴那三位先生突然跑来问我话，我理都没理，锁上门。

接着，我从爸的衣柜翻出几件老气的衣裤，又偷偷拿走哥房间的棒球帽，全装进一个百货公司的大纸袋。

“这是你们全家福？”

戴着苍蝇墨镜的黑衣人正看着墙壁上的合照。

“对……”

我把大纸袋交给坐在我家客厅的黑衣人。

“不好意思……谢谢你。”

他叫我，“小妹妹”？

他说，“帮帮我”？

他问我，“这是你们全家福”？

还有，“谢谢你”？

他竟开口对我说了，四——句——话——耶！！

10分钟后，警车包围楼下事故现场，用尺量了车身距离，而那三个带着相机的男人仍在街头寻找黑衣人的下落。

但没人晓得，此时一位戴帽低头、身着不合身运动服的高个子男生，穿过了人群，悄悄坐上计程车。

一个月后我和同学们一起坐火车南下，签唱会现场人山人海，我带着新栽的紫玫瑰，依然被其他歌迷挤得稀烂。

A4一出场，所有人都往前推，好多歌迷被送上救护车，签唱会又将被迫取消，但因抗议声此起彼落，主办单位决定让A4演唱一首歌后离开。



全场尖叫起来，这是 A4 第一回公开演唱，每个人 high 到最高点，大家把海报高高举起，挡得我只能瞄见 A4 的头发。

其中 BASS 手出来致词，他是 A4 中人气最旺的，也是台上惟一说话的一位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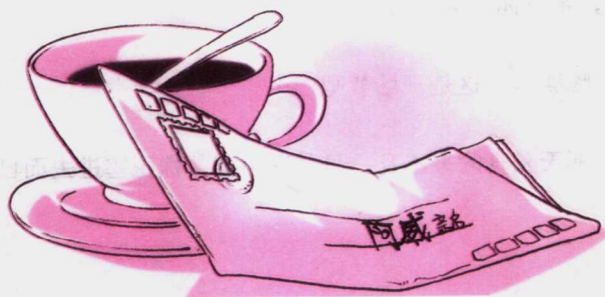
“我们今天要唱的这首歌是我这几天才写的，大家大概晓得，前几天我被狗仔队追的消息，那这首歌是纪念当时一位解救我的妹妹，我不知道她的名字，可是我发现我的袋子里有些压扁的花瓣和泥巴，所以这首歌叫做……《台北紫玫瑰》，希望你们会喜欢。”

嘿嘿嘿，这是一场梦吧……

那天我真的来不及，只是顺手把一株花塞进去而已嘛。



yueliang  
月亮喜贴  
x i t i e



月亮喜贴再度让我记起那  
个澎湖的星空，盛夏果实，一段  
微风往事。

只是我万万没想到，即使  
隔了8年……

心疼，疼进骨子里了。



收到雯雯从美国寄来的喜帖，正面的月亮有一对恋人的剪影，嘴对着嘴，诉说着甜蜜，我才想到，和雯雯已经有8年没见了。

高二转学到台中，开始了我这个台北小孩的新生活与新学期。雯雯坐在我前面，她是副班长，功课很好，素净的脸庞，拨不完的长发，令我非常心动。

可能是北部人和中部人天生环境与文化的差别，我并不是那么容易和他们交朋友，也很少和雯雯说到话。

一天，回头收我作业簿的时候，她看见了我课本的鬼画符，吃惊地问我：

“你很会画图耶！”

“是吗？”

“真没想到台北来的小朋友这么会画漫画。”

“小朋友？你叫我小朋友？”

“喂，帮我一个忙好不好？”

结果那年中秋节壁报比赛由我操刀，我在海报上画了一轮明月，一对依偎的玉兔，感觉非常浪漫，和一般同年级所画的嬉闹与搞笑有很大区别，让我们得到冠军。

从此，我融入班级，也和雯雯成为好朋友。

到了升高三的暑假，我们班决定到澎湖毕业旅行，这是我们第一次离开台湾本岛，大家都玩得很疯，我真正感受到全班的友谊如此坚固。

面对满天的星斗，我们一个个挨着对方肩膀，仰头哼唱流行情歌。雯雯特地坐在我旁边，小小声告诉我：

“告诉你一个秘密喔：除了澎湖，我还要看遍五大洲的星空，将来还要环游全世界！”

雯雯的手指着天上的明月，我微笑看着她，她的成绩那么好，相信她一定会出国攻读学位，达成这个愿望。

忽然，我想到什么似地赶快把她腾空的手拉下来，因为听说指月亮会被割耳朵……



那一刻，她冰冷的手握在我的掌心，我没放开：

“我也要告诉你一个秘密，我……我喜……”

“别说。”

雯雯把手抽回去，继续望着月亮。

我们再也没说话，一整晚。

接下来的高三生涯，雯雯对我若即若离，她专心于学业，没给我什么好脸色。

而我，更无心于课业，我想，我不是念书的料吧。

联考完那个晚上，我回到台北家，亲友们一下子为我接风，一下子要我进补，整整一个礼拜的家族聚会。

之后我再回台中收拾东西，准备打包北上。

晚上11点半，雯雯竟站在我租的公寓楼下，她说，她已经等了7个晚上，她以为就要失去我了。

雯雯在哭，让我心疼得不得了，她颤抖地问我，澎湖那个夜晚，我说的话还算数吗？

我立刻吻了雯雯的唇，混合着我俩的泪水，酸酸咸咸，更多的是喜悦。

接下来，我们一起度过记忆中最美的一个月，直到放榜。

命运捉弄人，雯雯金榜题名，即将北上读书，而我名落孙山，反被家人强留在台中补习。

雯雯是个好女孩，她马上找到一份家教工作，赚了钱，有空就回来看我。这样往返了一个学期，看她一天天消瘦，让我于心不忍。

放寒假时，雯雯匆匆回家过年，没待两天，只和她喝了一杯咖啡，她又回台北。

我打电话给她，她哭了，一直哭一直哭，哭得我肝肠寸断。

她几乎没解释什么，没抱怨什么，只是哭得声嘶力竭。

唉，我多么想告诉她，不用难过，一切我都懂得。

三二九青年节连续假期，我偷偷溜回台北找雯雯，求她



一定要陪我玩上一天。

那天我们骑车上阳明山，开开心心细数这些日子的点滴，相思的味道把我们紧紧圈在一起。

然后我送她回家，她说有事要问我：

“阿威，……”

其实雯雯不晓得我多么喜欢听她叫我“阿威”，其他人管我叫“小威”，如果她还愿意叫我一声“阿威”，表示我们的心还在一起。

“阿威，有个男的……一直在追我……我好痛苦……”

“我知道。”

雯雯一听我回答，愣了一下，眼泪立刻流下来。

“他一定是个好男孩，才让你这么痛苦……雯雯适合更优秀的男孩子就近照顾呀！好了，别哭了，要开心呀。”

擦掉她的眼泪，我走了，直到坐上火车，我才大哭起来。不说再见，本来就是此行的目的。

雯雯毕业后，飞到美国深造，也在当地结婚，跟的始终是个我没见过面的优秀男孩。

月亮喜帖再度让我记起那个澎湖的星空，盛夏果实，一段微风往事。

只是我万万没想到，即使隔了8年，雯雯在信封上依旧写着：

阿威 亲启

心疼，疼进骨子里了。





Ami, Ami,  
你去了哪里  
Ni qu...



3年里，我烧毁了  
无数男孩子的信心，我  
让他们明白一个真理：  
女人是罪恶的代言人。

